

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

下 册

岑 仲 勉 撰

中 华 书 局

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

下 册

岑 仲 勉 撰

中 华 书 局

1981 年 · 北京

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

(全二册)

岑仲勉 撰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9¹/₈印张·456千字

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,600册

统一书号: 11018·890 定价: 2.20元

二二、大宛

驩潜、大益附

大宛国王治贵山城，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，户六万，口三千，胜兵六万人。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。北至康居卑阬城千五百一十里。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。北与康居、南与大月氏接。土地、风气、物类、民俗与大月氏、安息同。

《传》首云：“北道西逾葱岭，则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焉。”

《大月氏传》云：“月氏乃远去，过大宛，西击大夏而臣之。”

《休循传》云：“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。”

《捐毒传》云：“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。”

《莎车传》云：“会卫侯冯奉世使送大宛客，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（莎车王弟呼屠征），是岁，元康元年也。”

《疏勒传》云：“西当大月氏、大宛、康居道也。”

《乌孙传》云：“西与大宛相接。”

《渠犂传》云：“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，还过扞弥。”

《传赞》云：“闻天马、蒲陶，则通大宛、安息。”

六一《张骞传》云：“（汉使）言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。（大宛贵人）令其东边郁成王遮攻杀汉使。”

同上《李广利传》云：“比至郁成，士财有数千。宛城中无井，汲城外流水，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。至轮台，轮台不下，攻数日，屠之，自此而西，平行至宛城。宛兵走，入保其城，贰师欲攻郁成城，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，乃先至宛，决其水原，移之，则

宛固已忧困。围其城，攻之四十余日，其外城坏，终不得入中城。初，贰师起敦煌西，为人多，道上国不能食，分为数军，从南北道；校尉王申生、故鸿臚壶充国等千余人别至郁成城。”

七〇《陈汤传》云：“其三校从南道，逾葱岭，径大宛。”

同上《傅介子传》云：“元凤中，介子以骏马监求使大宛，因诏令责楼兰、龟兹国。介子从大宛还，到龟兹，楼兰王安归发兵杀略安息、大宛使。”

《史记》一二三《大宛传》云：“大宛在匈奴西南，在汉正西，去汉可万里，有蒲陶酒，多善马，有城郭屋室，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，众可数十万。其北则康居，西则大月氏，西南则大夏，东北则乌孙，东则扞罕、于阗。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。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，居妫水北。及汉使乌孙，若出其南，抵大宛、大月氏相属。及宛西小国骼潜、大益、宛东姑师、扞罕、苏薤之属，皆随汉使献见天子。宛左右以蒲陶为酒，富人藏酒至万余石，久者数十岁不败。宛有善马在贰师城。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。比至郁成，士至者不过数千。宛王城中无井，皆汲城外流水，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。至仑头，仑头不下，攻数日，屠之，自此而西，平行至宛城。宛走入葆，乘其城，贰师兵欲行攻郁成，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，乃先至宛，决其水源，移之，则宛固已忧困。围其城，攻之四十余日，其外城坏，终不得入中城。初，贰师起敦煌西，以为人多，道上国不能食，乃分为数军，从南北道；校尉王申生、故鸿臚壶充国等千余人别到郁成。”

《后汉书》一一八《西域传》云：“贤以大宛贡税减少，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，大宛王延留迎降，贤因将还国。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，而康居数攻之，桥塞提在国岁余，亡归，贤复以为拘弥王，而遣延留还大宛，使贡献如常。”

又云：“顺帝永建五年，（疏勒王）臣磐遣侍子与大宛、莎车使俱

诣阙贡献。”

《通典》一九二云：“至后汉明帝时，宛又献汗血马。”（按此事范书不载。）

校釋

大宛见《史记》。《括地志》卷八云：“率都沙那国亦名苏对沙那国，本汉大宛国^①。”《北史》九七云：“（破）洛那国，故大宛国也，都贵山城，在疏勒西北（此当本自《魏书》）。”破洛那，说者谓即《隋书》之钵汗，然《隋书》八三，钵汗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，则两说地域不同。考《史记》大宛“属邑大小七十余城，众可数十万”，其疆土颇不狭，盖两者皆在古大宛蕃内，故说互可通也。

《通典》一九三石国下引杜环《经行记》云：“其国城一名赭支，一名大宛。”又《新唐书》二二一下：“石或曰柘支，曰柘折，曰赭时，汉大宛北鄙也，治柘折城，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。”考《经行记》之说所自起，殆与《括地志》、《北史》同，本应云石为汉时大宛之一部，奈作者辨别不清，措辞未善，遂有“一名大宛”之含糊记载。宋祁修书，既采两杜之说（参前《康居校释》），又杂以史源未详之他家考证，于是同一石国而分属大宛与康居，此宋氏之过也。白鸟处此，乃有大宛、康居疆域之讨论，为便于下文剖析，不可不先行辨正之。

白鸟之大意，以为从今塔什干（即古石国）出撒马耳干，计有两道：一道，自塔什干南行，渡锡尔河，出霍阐（Khojend，有忽章、苦盍、俱战提、忽毡、火站等异译）^②，更西行而经 Turkistan 山麓之 Nau、鄂勒推帕（Uratübe）、Zamin 等处以达济杂克（Dsizak）。别一道则自塔什干西南行至 Chinaz，渡锡尔河^③，自此横断土人所谓“饥饿之旷野”而达济杂克。此旷野约长一百三十三公里，缺乏水草，并无民居，且有毒虫害骆驼，队商极少取此道经过^④。到济杂克后，南逾 Tamerlan 关门，即抵撒马耳干^⑤。汉时康居本土，既包含

锡尔河以北，迄于乞儿吉思草原，又拥有锡尔河南之萨宝水流域，决无以要冲地带如霍阐、鄂勒推帕等地，委之于占据费尔干之大宛国云云^⑥。审察形胜，似含至理，细按之，则纯演绎之片面理论也。凡冲要地带，多属两方面共同之性，康居视为冲要，大宛亦何尝不视为冲要。彭城（今徐州）固保卫金陵之门户，晋、宋守之，齐、梁、陈失之，隶属转移，系于兵力之胜负，孰胜孰负，又根于数多复杂之原因，如果某一国必能自保其要冲地带，则古今来将无复兴废之事矣。此立论之不完者一。白鸟又援亚历山大王于霍阐筑亚历山大城以保护粟特州，作为前论之渲染^⑦，然白鸟亦尝引据书说，言霍阐为霍罕与布哈尔互争之地，数代之前，虽属霍罕，然时被布哈尔所侵占^⑧。故石国一带，以前纵在波斯管领之下，然波斯既分裂，康居可得其一部，安见大宛不可分其一部？此立论之不完者二。白鸟又谓康居领域，如限于锡尔河北，大宛版图，真达于霍阐之西济杂克一带，又南方萨宝水流域，属于大月氏，则张骞自大宛赴月氏，无须传致康居云云^⑨。此项论证虽未尽误，然须知萨宝水流域既属康居，骞赴大月氏，已不能不赖其传致，非必霍阐至济杂克一带亦属康居而后需其传致也。此立论之不完者三。余则于《休循校释》再辩之。

旧传哈萨克即大宛^⑩，乾隆丁丑（廿二——一七五七）御制《哈萨克使臣至令随围猎诗跋》乃谓“《史记》言大宛为城郭之国，则正今之叶尔羌、喀什噶尔及吐鲁番一带回部，非哈萨克”云云，然其说实不可通，故《西域图志》四五仍沿魏、唐旧说，以霍罕为大宛、安集延、玛尔噶朗、那木干皆其附属国地，若塔什罕则列于康居、大宛之间（同书五《塔什罕部表》），当因《新唐书》以石为窳匿故地也。《汉西域图考》一云：“大宛在北，今霍罕国，八城皆其地。”据同书六，八城即霍罕、玛尔噶朗、安集延、塔什干、纳木干、霍什、霍占及科拉普。按科拉普即 Kyropolis 之对译^⑪，《图考》谓即今卜花儿

(布哈尔)者误。又霍什为喝石之转,亦即《隋书》之史国,相传是康居苏嚧城地(参前《康居校释》),不在大宛范围之内。王先谦《补注》云:“大宛今敖罕地^⑫,元时所谓塞马尔罕城也,其西北境兼有今布哈尔之地。”以塞马尔罕、布哈尔同列大宛内,盖杂采旧说不加研考之故。来模沙说与《西域图志》同,即谓大宛今霍罕^⑬。

此外,孙兰《古今外国名考》以大宛为哈烈。

琼斯密认大宛当在帕米尔之东,约今叶尔羌地,司忒拉保言巴特利亚国达于 Sêri 及 Phryni。大宛,音 ta-wan,汉语之 w 表示梵文之 vr,故 Phryni 即“宛”也^⑭。

李希吐芬于大宛即钹汗说多少反对,大体与居尼斯意见相同,以休循为钹汗之部分,大宛则放在其西部,即与鄂勒推帕(Oratepe)相近^⑮。

各说多无稽,不复为识者道。

涉大宛之疆域,大致已可断定,而大宛之语原则如何?拉哥倍利(Lacouperie)谓“宛”字音 yüan,当系希腊人^⑯,别名 yavana 之对音。悦金斯云:“大宛者即巴特利亚,犹云 great yon 也。汉人所指,乃统制巴特利亚之希腊人,梵文称之为 yavan(拉森曾证明 yavana 之称,有时包括色米特及希腊人在内)。wan 或 yuen 殆此名之对译,梵文之 v,转汉时均易以元音或 w。……ya 即梵文之 maha,希腊文作 massa,在波斯则梵文之 h 变 s”^⑰。白鸟以为希腊人之根据地在巴特利亚,钹汗不过其属州,未必冒用希腊之别名^⑱。

李希吐芬以“大”为美称,夏德举“大食”辩驳之^⑲。

《波斯志》云:“大宛殆即普讨勒梅之所谓 Ovapvoi,亦即文迭代特(Vendidad)所谓之瓦伦那(Varana),在纪元前一世纪,其国居民凡三十万,辖城七十,其王殆其地之土人,所居地为贵山城(或称库金特“Khojend”,在费尔干山谷之口)^⑳。”白鸟以为托烈美(即普讨勒梅)所举,在巴特利亚东南,大宛则在其东北,方位不合^㉑。

夏德以大宛为司忒拉保《地理志》Touriuān 之略译,白鸟谓其地属巴特利亚太守之管区,地在其西北,不在东北^{②②}。按 Taurius 乃攸克拉的地司时代取得之安息属州,位置颇难定,托玛锡拟为今之谋夫^{②③},若然,则去大宛极远矣。

须列尔(Schuyler)比大宛于 davan(犹言山隘),白鸟讥其用突厥语以解释伊兰人所立国家为不合事理^{②④}。

白鸟既力辟众说,于是别提新解:据托烈美书, Tapura 山脉之南及锡尔河边,住有 Tapuraioi 民族,此民族亦散布于西方,《唐书》所谓陀拔斯单或陀拔萨憐者即其一支。现时谐宛声之字,各处方言多读如 wan 或其类似之音,故大宛之音对为 tawan,从 tapan 或 tapur 转变而来^{②⑤}。按 Tapura 是否当日大宛主要民族,白鸟未能证明,遽认为“大宛”之语原,根据殊弱。

小川《先秦蕃族考略》云:大宛之称,本自先秦古书,其唯一类似之地名,即《海外西经》所云“大运山高三百仞,在灭蒙北”。运之古音 wum,宛之古音 wam,得以通用,而运与宛又即《海外诸经》屡见之西王母(参玺曠)。盖宛为促音,王母为缓缀。大运、大宛未成立以前,是为西宛、西王母。《穆天子传》有弇山、温山,想是宛及运之同名异字,又大宛、小宛之宛字为蕃族也^{②⑥}。按古史荒远,殊非数言而决,况于后世地理无征乎?

《侍行记》六云,“大宛盖塔什干之对音”,是则我国旧学家未深通语言学者之辞,无足深责。

按夏德虽不认大宛与小宛有人种上关系,仍谓两名是对立而言^{②⑦}。余尝细玩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后半文字,如“宛西”、“宛东”、“宛以西”、“宛左右”、“宛有善马”、“宛马”、“宛王”、“宛国”、“宛宝马”、“宛贵人”、“使宛”、“宛兵”、“破宛”、“伐宛”、“拔宛”、“击宛军”、“诛宛”、“宛小国”、“宛善马”、“宛王城”、“宛城”、“宛走入葆”、“宛益生诈”、“先至宛”、“宛固已忧困”、“宛大恐”、“攻宛”、“救宛”、“许宛

之约”、“宛乃出其善马”、“击宛”、“宛破”，单称宛不称大者不下四五十语，与他国异。从知大宛之“大”，同大月氏之“大”，非本自对音，意当日汉使艳说宛之广大^{②⑧}，故以“大”冠称，且与小宛对言也。宛，《玉篇》于袁切，音鸳，《切韵》iwən，今吾乡人读鸳如 ün，音与安近。《图志》四五云：“安集延在霍罕东三百八十里，东南去鄂什四百里，去喀什噶尔五百里，西北为那木干，西为玛尔噶朗，北滨那林河，南接葱岭。”又云：“今喀什噶尔为古疏勒，其逾葱岭必经鄂什，是即古自疏勒西逾葱岭出大宛之北道也。由是西北为安集延、玛尔噶朗、霍罕、那木干、塔什罕，皆有城郭土著，与《史记》大宛土著有城郭之说合，则古大宛地当即今安集延诸城无疑。”《西域闻见录》三云：“安集延，回子一部落也，统领四城；最大者曰豪罕，三万余户，为其汗之巢穴。次曰玛拉噶朗，二万余户。次曰柰曼，万余户。最小之城曰安集延，千户耳。其人率居杈子母积，载货行贾，冒雪霜，犯危险，经年累岁，不获利不归，内地皆呼之为安集延回子。”

王文锦《西城南八城纪要》（作于光绪三年后）云：“安集延回子者，有城，在伊犁之边外，即古大宛地。”勒柯克(Le Coq)云：各种外商统称曰安集延子^{②⑨}(Andijani, Andijanlyk)。《英国百科全书》亦言，中亚地方常称西土耳其商人为 Andijani 由是可见，“安集延子”者，钹汗区域商人之通称，非专指安集延一城，由来想已甚久。俄政府往日分钹汗为七区，第五区治安集延，包含最为丰饶之地域^{③⑩}；故白鸟《大宛国考》之结论，认钹汗都城所在，河北只 Kâsân、Akhsiket，河南只安集延、玛尔噶朗具有此项资格^{③⑪}。安集延向来之重要，更不难想像。我国古代不喜发冠首a-音，时或以齐齿代之，由是an>ian=·iwən，换言之，“宛”即“安集延”之略译。大约此地商人自古即东来贸易，筑聚落于南山之麓，与后世康艳典无异，然强弱迥差，本支各别，故汉人称其本国曰大宛，分殖曰小宛。

“宛”之名统其全国，宛城指安集延，贵山则专指当年之首都，久而忘命名之原，考古者遂艰其证。差幸“安集延子”之称，犹存于俗语，使吾人披寻得之，是知西汉而后，与大宛相肖之异名，不复见于国史，良有因也。

近世钹汗区域之情况，白鸟《大宛国考》曾有缕述，今并撮其旨要如下，亦考史地者所宜知也。

俄帝时钹汗分作七区；第四区为鄂什（Osh），乃东境要害之地。五区为安集延，包含最丰饶之地域。六区那木干（Namagan，即柰曼），乃代 Axsiket（渴塞）而兴之都会，属县中有 Kâsân（贵山）。据巴卑尔《自传》，钹汗有七城，五在药杀水南，如安集延、鄂什是也。二在河北，遏塞、贵山是也。全国中丰饶之地在河南，可称中枢者为安集延，巴卑尔及其父均定都于此。哈拉达里雅（Kara-darya）流过小都市 Użkent（郁成）之旁，此河在药杀水南，自成区域，亦足雄视一方。据巴卑尔言，遏塞在药杀水北诸州中，是重要次于安集延之都市。今之那木干，即使非昔日之遏塞，其故址亦必相去不远，或在今之 Aysi 等村也。以上皆白鸟辑录所得^{③②}，以后证前，从言音、地理、历史各方面观之，余谓“宛”本安集延之略译，似属无可非议。

大宛之得名既决，贵山之地位应详，总其大概，如下五说：

甲、李希吐芬及沙畹之鄂勒推帕说 李希吐芬认休循国领土包含鄂什西至霍罕一带，大宛位置遂不能不向西移于霍罕至济杂克一带。白鸟据《新唐书》，高宗以渴塞城为休循都督府，因谓唐代学者已误拟钹汗为汉之休循^{③③}。余按此说系承《新唐书》率都沙那（今鄂勒推帕）即汉贰师城而误，然唐代外国各都督府多属随意命名，人所皆知，不能作为专据。白鸟早年亦曾言，“唐代所设四裔的州都督府的名称，乃系当时史官任意采取汉代的名称，所以以历史地理的研究材料而言，并无若何价值^{③④}”，本已窥其症结矣（参下

《休循校释》)。

乙、韦理之 Akhsiket 说 (一八八一年)据白鸟引³⁵⁾,未详其据;余按除 Kâsân 说外,余说都无对音可凭。

丙、那珂通世之霍罕说 此地只属近世之都会,可参白鸟《二辑》二一三——四页。

丁、屈史蔑 (一八八八年)、三宅米吉及桑原之霍阐 (或 Khujandah) 说 第一家之说,已见前引。桑原曾著《大宛国贵山城考》,载一九一五年《艺文》六卷九号,已迭为藤田、白鸟 (白鸟初采此说,后来放弃) 两家所纠正,今不复赘。

戊、拉哥倍利、布莱士乃德及藤田之 Kâsân 说 未对此下评论之前,不可不先观白鸟之意见。

白鸟著《大宛国考》(《东洋学报》六卷一号),以为《史记》无贵山,只有贰师,《史记》时代比《汉书》记载时代稍前,故李广利所攻大宛都城,实为贰师,汉兵既破其外城,始迁贵山。贰之元音为 ni (支那语类族如 Tibet 语为 nji, Gurung 语为 ni, Lepcha 语为 nyet, Bhutani 语为 nyi, Burma 语为 nhit), 贰师者 Nisâ 之音译³⁶⁾, 当今玛尔噶朗或在流经其傍之 Shahimardan 流域,《新唐书》拟以苏对沙那(今 Ura-tube), 殊不可信。盖推考贰师所在,其锁钥莫妙于郁成,依《史记》,郁成在大宛东,默计广利征途,必先经鄂什, Osh 与郁成音声类似,当巴卑尔时代,其形胜且与 Kâsân 争雄,故知郁成即 Osh 音译。复考《汉书》中西域记事,称南北道者有二;一见《西域传》,一见《陈汤传》,后之南道即前之北道,其路计自疏勒向 Irkestan³⁷⁾,由此越葱岭之 Terek 卡或 Talduk 卡,出鄂什以至钹汗平地。广利所部分南北道进者,盖普通(即《西域传》)之南北道;详言之,则广利自率之军,取普通北道,由疏勒越葱岭经郁成傍以赴宛城(即贰师城),王巾生一军先取普通南道,过疏勒后同上道以至郁成也³⁸⁾。余按《新唐书》以东曹(今鄂勒推帕)为贰师城,李

希吐芬以 Ura-tube 为贵山城，如用连等式推之，即甲说认贰师城为汉代大宛之都。白鸟虽认贰师为宛都，但其地在玛尔噶朗而不在鄂勒推帕，此异于甲说者一。贰师与贵山非同一地，此异于甲说者二。今无论贰师即现在何地，夏德早已提出疑问，谓汉兵攻围者只言“宛城”，似难目“宛城”为即贰师^{③⑨}。

藤田有《大宛贵山城及月氏王庭》一文(大正五年)，其前半专对白鸟说予以辩论，略云：汉籍所谓西行，往往或偏南北，则郁成亦许在宛都之东北或东南。李广利二次出军，其自率之部，据《史记》记事，从仑头平行至宛城(即贰师城)，于近傍击破宛兵，乃欲行攻郁成，厥初并无通过郁成傍之形迹。考《陈汤传》，“都护自将发温宿国，从北道入赤谷，过乌孙，涉康居界至阾池西”，即经拔达岭(Bedel pass)而出。但从乌孙沿纳林(Naryn)河，固有入大宛之支路，当时乌孙善汉，《史记》称“初，贰师后行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，乌孙发二千骑往，持两端不肯前”，故以为广利北道，与陈汤所行相同。又《汉书·李广利传》称，“涉流沙，通西海，山雪不积，士大夫径度”，西海谅即《陈汤传》之阾池；由是以思，广利本军固不经郁成而直取宛都，王申生一行则未到宛都前先战郁成。白鸟谓两军均经郁成，勘以《史记》文面，殊不紧合。汉时“贰”之元音应为而至切(djit 或 jit)，据阿刺伯人所传，Kâsân 之北有 Gidghil，又 Sayhûn(药杀)河之支流曰 Nahr Gidghil，贰师谅为 Gidghil 之音译。从《史记》“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，侦而轻之”，知郁成去宛城即贰师城约二百里，以郁成为 Aksikath，则与 Kasan 距离相当。若迁都一节，《史》《汉》均无明文，白鸟之言，纯出臆揣。故余以为宛城、贰师城者即贵山城也，《隋书》，拔汗西北去石国五百里，似与 Kasan 说不相容，然其书西域史料，杜撰极多，不足为据^{④⑩}。

持平论之，Kâsân 说之可信，在音声相类。且不特居哈拉达里雅之北，更居纳林河之北，与阿布尔肥达《地志》可伞(Kâsân)为拔

汗那首府，在察赤（Schasci）水外^{④①}；巴卑尔王《自传》Kâsân 位于 Akhsi 河之北^{④②}，均不相悖。若如藤田据《西域记》“从此（赭时国）东南千余里至怛得国”，则此条樊师只录所闻，非由亲历，且《西域记》之里数，固常患失出者。又如氏据《魏书》（即《北史》）洛那、者舌两国去代里至，以为两国相去千里，则此两国之相距，非可遽用简单减法求出者（参看《康居校释》）。又如氏据班书，大宛至康居卑阼城千五百十里，谓石为康居当时中心，汉之千五百十里即后世之千余里，然石国是否西汉时康居中心，大有疑窦（参看《康居校释》）。以上各证，均甚薄弱。

《蒙兀儿史记》云：“又按伽色、羯霜、乞史，亦皆喀什异文，即汉大宛国王之都，名曰贵山，唐拔汗那国遏波之所治之城曰渴塞，贵山、渴塞与喀什音亦相通，然则喀而什者，西域有宫殿之城之通称，非蒙兀独有之方言也。”余按伽色尼之原语为 Ghazni，即《隋书》之漕国。羯霜那本自 Kašānā。乞史本自 Keš，即《隋书》之史国。喀什噶尔之喀什，原音为 Kaš。贵山本自 Kâsân，渴塞本自 Axsikath，虽同属拔汗那，但非一地（参下文）。喀而什又对 Karši，乃唐之小史。各名如风马牛不相及，亦非蒙兀语，屠氏出身旧学，无怪对于外文名词有如是之隔膜矣。

涉贵山与 Kâsân 之音对，白鸟颇疑其未能正确，古读或当为 Koasan 或 Kwasan^{④③}。余按浑特尔（Hunter）曾言，西方之 a，入于东方变为 u；例如 Alexandria 之译音为乌迟散，Athen 之译音为乌丹，正可证明上说。近人对于歌戈鱼古读之争辨^{④④}，症结亦在乎此。贵山，《切韵》kjwei san，因 â 为长音，故变 u 之后，犹带余韵，此 Kâsân 译贵山之未为不确也。

Kâsân 之地理沿革，亦可于此处顺及之。《中世纪研究》二云：Kasan 临同名之小河，在那木干西北三十 versts（俄里）。《大食史记》言七一二或七一三年，屈底波（Kutaiba）取其城^{④⑤}。据图，在今

霍罕之东北,塔什干之东,霍罕东北约百三十英里。约北纬四一度一〇分,东经七一度三〇分⁽⁴⁶⁾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二六云:“今俄地图,纳林河与塔尔河会流处之北曰那马干,那马干(西北)六十华里有城曰喀散,喀散西北与塔什干遥遥相望。《西游录》有可伞城,即此。《经世大典图》,柯散在察赤东南,方位、字音全合。《唐书》,宁远者本拔汗那,或曰钹汗,元魏时谓破洛那。遏波之治渴塞城,渴塞、柯散音近。”按渴塞与贵山异地,辨见下文。《元史》一二〇《曷思麦里传》作可散城。《汇编》云:“贵山即《元史西北地附录》之柯伤(Kasan),回教著作家亦谓为费尔干那省之首府⁽⁴⁷⁾。”按柯伤与柯散异,柯伤在亦思法杭北,地属波斯,张氏误也。

贵山城之外,属大宛者尚有四个城名,应该分别考定其相当于现在何地,方免争论,兹以次言之。

(甲)贰师城



白鸟溯贰师于 Nisā,吾人佩其淹博,然混同于玛尔噶朗则非是。《新唐书》二二一下云:“东曹或曰率都沙那、苏对沙那、劫布咀(坦)那、苏都识匿凡四名,居波悉山之阴,汉贰师城地也,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,北至石、西至康、东北宁远,皆四百里许,南至吐火罗五百里。”隋《西域图记》(《通典》一九二引)云:“王姓苏识匿,字底失槃陀,积代承袭不绝。”是以国名为本自王姓。《隋书》八三,钹汗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,米国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,方位亦与《唐书》略合。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》云:“率都沙那、苏都识匿(《唐六典》朝贡四蕃中有苏都识诺国),均《西域记》一之宰堵利瑟那(Sutrishana),而曹乃其省也。《西域记》一宰堵利瑟那外,又有劫布坦那(Kebudana)(唐言曹国),则自是二国而非一国。此国则略同阿剌伯地理书之苏都路沙那,首城称盆悉迦(Bunjikath),今称乌拉迭比(Ura-Tepeh)。”毗尔云:“宰堵利瑟那又有 Ustrûsh、Ustrushṭa、Setrûshṭa、Isterûshân、Usrûshna 等称,在天方輿地书上

甚知名，介于钹汗与撒马耳干之间。宰堵利瑟那今为 Ura-Tape (Uratippa, Ura-tiubê)，约在霍阐西南四十英里，塔什干之南南西一百英里。”《新唐书》之古国考证，往往不可据，且其他史料都未见东曹与贰师有何联系。白鸟疑大宛始都贰师，后迁贵山，诚如藤田所评，纯出臆测；然藤田谓贰师即贵山，其不可信，犹五十步之视百步耳。《史记》“宛有善马在贰师城，匿不肯与汉使”，夫宛都固汉使所数往来，名之曰匿，似别为一地，准诸事理而贰师未必即贵山者一。《史记》又云：“以往伐宛，期至贰师城取善马，故号贰师将军。”官以城号，事甚隆重，往后记载，似不应不一及贰师。顾自广利初征以还，无复贰师只字，《汉书》褒功之诏，亦未之及，一若史公笔法，讳国家之武功未竟，讽汉皇之出师徒劳者，勘其文面而贰师未必即贵山者二。贰师之称，既如是其著，班氏修史，岂无所知？使同是一城，似不应别从新译，核以本传而贰师未必即贵山者三。藤田所举 Gi-dghil 名称，从言音来看，与贰师或贵山均无如何相类，衡以对译而贰师未必即贵山者四。

Nisā 既见于大食著作，贰师所在，可以对音求之。贰师，《切韵》nzi ši，外语罕见 nǎ-辅音，惟前文所引 Dsizak，亦作 Jizak，俄文 Džizak，d, n 可通转，由是言之，贰师殆即今之 Dsizak，末音之 -k，疑是后世称谓所增加，亦许 Dsiza-kath < Nisā-kath 之省略。此地近 Turkistan 山脉北麓，水草当不恶，僻处西南偏，故汉师不能到，地扼大宛至康居辖下栗特之冲，必张骞所曾经，故宛之善马，传闻汉土。上说苟不误，斯余谓西汉时大宛疆界达于霍阐西济杂克一带者益信而有征矣。

(乙) 渴塞城 西鞬城

渴塞城，《中世纪研究》及《西突厥史料》^{④⑧} 均从旧说以为 Kasan，白鸟同。藤田则以为 Aksikath，谓汉译往往略头母音，Aksi 与渴塞音近^{④⑨}。按阿布尔肥达生十三纪末，尚言 Kasan 是都城。又十

二世纪爱德里西撰《地志》云：“拔汗那除乡村外，有大城七，其重要者曰 Akhsikath 城，在察赤(Chach)河北”^{⑤0}，未称 Aksikatk 为首都。考《新唐书》二二一下云：“宁远者本拔汗那，居西鞬城，在真珠河之北。”此为自贵山城南迁之说所自本。然其下又云：“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，治呼闷城，遏波之治渴塞城”，不复提西鞬，布莱士乃德及沙畹均谓先都西鞬，西鞬即 Akhsikath 之省译，后乃迁渴塞^{⑤1}。藤田以西鞬为 Uzkand 省略头母音之译法^{⑤2}。惟是西鞬，《切韵》siei kiem，而 z 是浊声，kath = 中亚语之 kand，西鞬才与 sikand 音对，换言之，即 Akhsikath 省去首音组之译法。此地与贵山同处于贵山河流域，与新兴之都会那木干相去不远^{⑤3}，早期大食作家失记其为旧都也。

复次，渴塞，《切韵》k'ât sak，余以为同是 (A)khsik (ath) 之略译，末音与 kâsân 并不对。既译西鞬，又译渴塞，是亦不难说明。盖《新唐书》集合数种史料，译法各不相谋，故省略亦异。宋祁辈于此毫无所知，读史者复不按音审察，无怪乎分为两地矣。质言之，遏波之即位，仍居故都而已。

(丙) 郁成城

《寰宇记》一八二大宛下有随成城，乃郁成笔误。原夫白鸟、藤田两家意见参商，实由领会《史记》文义，各不相同。前者信李广利偕王申生同至郁成旁，后者认二人分走南北二道，信广利之北道，与陈汤所行同。吾人首须明白，陈汤之行为攻郅支，于时郅支方为乌孙患，汉军通过，自无抵拒。若广利之伐大宛，初未知会乌孙(由《史记》“初贰师后行，天子使使告乌孙，大发兵并力击宛”见之)，岂能径过。更要者广利如经阾池，是向东北走一个大圈子，进军速度，相差极巨，南北悬隔，正副两军消息不相闻，广利等既犯遮玉门不许入关之罪，宁复敢冒此大险？足征藤田所见之幼稚也。而且“宛城”为安集延，具如前证，广利本军更未渡纳林河以北也。再从